



散文

天寒寻旧衣

王吴军

天气寒冷的时候,我打开衣橱找厚一点的衣服,那一刻,我看到了那些摸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的衣服,它们在昔日的时光里被折叠整齐,相互挤靠着放在衣橱里,散发着淡淡的樟脑味儿,恍惚间,还有一丝绵绵不断的亲切气息。

其实,那都是一些许久没有穿的旧衣。有黑色的毛衣,有白色的秋衣,还有咖啡色的夹克衫,以及黑色的棉衣,有的衣服的颜色已有些微微泛黄了,不过,这些衣服的式样还是那么特别,只是有的衣服明显瘦小了许多。那件蓝色的上衣,细细的棉布料子,挑起一身的温暖,依然喜欢,因为旧了,却没有穿出去的勇气。就这么放着,等待着终究被放弃的结局。

衣服虽然是旧的,却曾经温暖无比和鲜艳无比。是的,旧衣也是暖衣,也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无比光鲜过。旧衣也曾穿在人身,或挂在纤尘不染的橱窗里,以洒脱出尘的姿态,俯视着红尘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和目光。然后,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这些衣服被一双渴慕的手摘了下来,一件一件地在身上试穿。繁华如锦的年龄,干净的容颜,清亮的眸光,扬起年轻的手臂,心里,是满满的愉悦。那是一种素年锦时的绽放,那是一种惊鸿照影的喜悦,风在春光里,花在绿树下,分明有着人行云端的酣畅淋漓。

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曾经和我肌肤相亲,都曾经是我的暖衣。我的衣服以它的踏实和宽容,温暖着我在俗世中的肉身,包裹着我心中小小的虚荣,曾经一次次承受着他人真心或虚伪的赞美。我把我的衣服一次次一天天地穿下去,不知不觉中,眼见

得这些衣服一天天旧了起来,有了熨烫不去的褶皱,甚至有了无法洗去的污渍,或者在慢慢地褪色,慢慢地失去原来的美丽,失去曾经的光彩。其实,这世上没有谁的感情是永远新鲜的,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,让人忘了起初的心动,渐渐生出莫名的厌倦,最后,开始无限期地将一些曾经拥有的美丽和光鲜甚至温暖搁置起来,尘封在一隅,懒得去理睬。

时光如水,时光这东西其实始终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。有的时候,我们会忽略时光的存在,但是,每个人丧失和接近的,依然要遵循时光的规则。就如曾经穿过的那些旧衣,在某一天,犹如秋天的扇子一样,被冷落在一旁,蜷身在一个只可容身的角落,尽管再也没有了清水的柔软洗涤,但是,时光的流逝让它们仍然缓慢而不可躲避地旧下去,甚至因为一些忽略和遗忘,旧的速度会越发的江河日下。生命的挺拔和痴爱也会一并老去,渐渐成为一些远去的影子,消失在时光的那一端,难以望见。

我曾经一个不惧怕时光的人,总是以手里握着的,是可以尽情挥洒的大把大把的光阴,所以,从不懈怠,从不惦记,也从不会吝惜,只是一味汪洋恣肆地挥洒着,将自己的时光尽情付与无穷无尽的梦想,付与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,付与无休止的许多欲望。

此刻,当我打开衣橱,站在那些尘封已久的旧衣面前,我第一次看见了时光竟然是以这样具体的形式存在着。昔日声音和风景都遥远了,一层一层地覆盖着,无声无息,却蓬勃有力,仿佛是宣纸上滴着的湿漉漉的水墨,悄然晕染,慢慢渗透,然后,猝

不及防地将生活的本来模样慢慢遮盖起来。岁月静好,惺惺相惜,曾经是我一直有着的向往,我握在手心的旧衣,亦是一阕昔日年华的影子。

曾经有过的惊艳与远离,曾经有过的温暖与忧伤,曾经有过的美好与遗憾,在心中涌起。

母亲的手很巧,我小时候穿的衣,全是一手做出来的。那时母亲给我做的衣,领子上总是要绣一条龙的图案,袖口上要捏出一些褶皱,在我不小心蹭破的地方,母亲会用她的巧手织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老虎。我记得,年轻时的母亲常常在忙碌之余坐在家门前的凳子上做衣服,她飞针走线的样子很好看,像一朵春天的花,在阳光下温馨地绽放。后来,母亲老了,她做衣服的手艺也不大用了。我知道,当我想起那些母亲给我做的旧衣,我就会想念那些时光深处的故事,想念曾经的温暖。

有些东西是无关风月的,仅仅是时光的见证,珍惜过往的日子和温暖,于山水阔之后,凝成心中的温馨。对于旧衣的眷念与遗忘,除了印证时光的流逝之外,其实还是在测试着内心与内心的某种距离。

每一件旧衣都暗藏着时光的美丽和温暖。抚摸自己的旧衣,就如抚摸时光和温暖。曾经明亮过,曾经明媚过,曾经爱过,也曾经恨过。衣襟上有几番的春来秋往,如今,脚下踩着的还是那片土地,头上顶着的还是那方蓝天,人却不再是当初的人了,时光的流逝中,晨昏交替,昼夜转换,已然是岁月蹉跎。

天寒寻旧衣,旧衣也是暖衣,和人总是一生若即若离,却又让人一生难以舍弃。

名人轶事

左宗棠 烧扇保清誉

夏爱华

晚清年间,左宗棠任军机大臣。当时,他的一位好友的儿子黄兰阶,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。黄兰阶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,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关系极好,就跑到北京去找左宗棠。左宗棠见了故人子,十分客气。但当黄兰阶提出让他写封举荐信给福建总督时,左宗棠立刻就变了脸,对他说:“只要有本事,自有识货人。”说完,就将黄兰阶打发走了。

黄兰阶从此闷闷不乐。有一天,他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。在一间小店里看到一把扇子,扇面上洒脱的题字极像左宗棠。于是他灵机一动买了下来。随后让人刻了一方署名左宗棠的印章,端端正正地盖在了扇面上。

回到福州参见总督时,黄兰阶径直上前,摇着扇子扇风。总督觉得很奇怪,说:“都立秋了,天又不热,你干吗拿把扇子摇个不停?”黄兰阶说:“外边天气确实不太热。只不过这把扇子是我此次进京时左宗棠左大人赠送的,所以舍不得放手。”

总督闻言,心下不信。差人打听明白,黄兰阶的父亲与左宗棠果然是故旧之交。他想,故交之子,情谊深厚。左宗棠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儿。这个黄兰阶,我已让他候补了好多年,一直没给实缺。现在看来,若是再不给他个实在的职位,怕是不妥。于是,第二天,他便任命黄兰阶为知县。黄兰阶一听大喜,立刻走马上任,干得很不错。没几年的光景,黄兰阶就升到了四品道台的职位。

有一次,总督进京办事。偶遇左宗棠,便讨好地说:“您的故友之子黄兰阶,如今在散省任道台。”

左宗棠笑道:“是吗?那次他来找我帮忙,我就告诉他,有才学自有入赏识。看来老兄就是那个慧眼识人才的人啊!”

后来黄兰阶身着官服前来拜见左宗棠,还特意把那把假扇子拿给左宗棠看。左宗棠接过扇子笑道:“这把扇子作用其实不大,只不过是帮你谋得了一个小小知县的职位而已。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才能,一步步上来,全靠自己。”

黄兰阶点头称是。左宗棠接着说:“既然这把扇子已完成了它的使命,那就让我来保管吧。”黄兰阶走后,左宗棠立刻让人把这把扇子烧了。他说:“不荐故交是我的原则,我可不想因这把扇子而影响了我的清誉。”

新书架

《别对我撒谎》

林秋兰

一切都从阁楼上一封信开始。

3个女人,3种不同的生活,直到一天,命运将她们奇妙地联系在一起。阴谋与爱情,友谊与死亡,相交相错,命运的纠葛,让人该如何选择? 苍丝,已婚妇女,有一天,丈夫跟她坦白,“我和费莉希蒂相爱了。”费莉希蒂!那是苍丝形影不离的表妹呀!

珍妮,阳光大女孩,本可以恋爱、结婚生子,像其他人一样,活得平凡而精彩不断,然而,28年前的一场事故,让她一切与她无缘……

塞西莉亚是人们眼中的完美妻子,有个完美疼人的丈夫,膝下3个可爱的女儿。虽然丈夫最近经常出差,行为有些诡异,但是十多年的共同生活,让她虽然纳闷,却也没有追究。直到有一天,她在阁楼上发现一封注明“本人死后才能开启”的信。因为这封信,她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。

十几年苦心经营的生活,岌岌可危,是坦承真相却失去一切,还是隐瞒秘密挽回爱人? 秘密和秘密交织,人和人彼此牵连,黑暗幕影下,人们怀揣惊惶奔向命运交叉的城堡……

影视谈

造型成人化 故事低龄化

——《忍者神龟:变种时代》观后感

石童

四只“忍者神龟”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,深入人心,所以本片要在故事上推陈出新比较难。创作人员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、多纳泰罗、莱昂纳多这四个神龟兄弟的人物造型上,四个原本只是动画片中的动物这次要变成“真人”了。

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观是比较温婉含蓄的,对于这四个神龟的造型两极分化明显。有人说:“神龟太丑了!简直丑到不忍直视!”也有人认为:“现在丑星当道,黄渤、徐铮、王宝强,人丑才有亲切感才可爱。”确实,不管这部电影的四个主角有多丑陋,至少是对超级英雄电影的一次突破,让人类角色让位于动物,让动物变成正义化身。四只神龟虽然成人化,变得身材高大魁梧外表强悍凶猛,但说到底还是“小鲜肉”,加上在影片中不断插科打诨、卖萌,从而很容易俘获观众的心。

莱昂纳多作为老大是乌龟兄弟中最冷静沉稳的禅师,他挥舞手中的武士钢刀,既承担重担,在拯救世界的同时又必须保护弟兄们的安全。拉斐尔可是个不好惹的对象,四个兄弟中就数他最叛逆爱使坏。米开朗基罗的个性无拘无束,爱玩到无法无天。他戴着橘色的面具,耍着双节棍。多纳泰罗有点书呆子气,是个聪明的科技通、发明家,忍者神龟所有最厉害



秋歌(国画) 王明明

绿城杂俎

三白饭

阎泽川

有一天,苏东坡在闲聊时对同僚刘放说:“想当初,我和弟弟苏辙温习应试科目时,每天都食三白饭,吃起来味美可口,不相信世上还有比它更好的珍馐美味。”刘放听了心说:苏东坡出身官宦之家。这三白饭一定有什么山珍海味,于是忙问:“三白饭,不知用什么珍品制成的?”苏东坡听罢哈哈一笑:“一撮盐、一碟萝卜、一碗米饭。这三样东西颜色皆白,我们兄弟戏称为三白饭。”

刘放听了大为惊讶:“你家境殷实,何故如此节俭?”

苏东坡回答:“我父亲说,为人不吃苦就不易求上进。尤其在富家,易成纨绔子弟,所以才如此严格要求我们。现在回想起来,不这样,恐怕我们也不会有所作为。”

鸬鹚天·无花果

(外一首)

杨德本

掌叶葱葱绿棚棚,乳球颗颗黑腋间。不抛金蕊引蜂蝶,却捧甘霖献赤诚。

从西亚、到东瀛,繁衍千载为图名。每逢秋夏红唇裂,万户庭前展笑容。

虞美人·茉莉花

娇容碧叶蜡光绕,绰绰灵枝俏。虽逢炎夏却悠悠,玉蕊清香常带梦魂中。

天生素雅怜恬静,犹恋仙娥性。恰如名曲万家吟,响彻神州品味更怡人。

连载



爱历元年

便说:“我是孙离,请问你二位是谁?”

那女的扑通就跪下了,伏在地上大哭,喊道:“孙老师啊,请你救救我的儿子啊!”

孙离吓得汗毛都直了,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他自从成了著名作家,偶尔也有写信托他审冤的。找上门哭喊的,他是头回碰上。隔壁邻居听得响动,门也打开了。喜子见这场景难看,就说:“老乡,有话进屋说吧。”

进了屋,那女的又跪在地上,哭着说:“我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们的,我儿子的命全靠你们救了!”

孙离叫喜子倒茶,再问那男的:“她是你爱人吗?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啊,有话慢慢说吧。只要我们帮得上的,我们会尽力的。”

那男的回答说:“她是我的爱人,她姓平,我姓郭。她在邮电局工作,我在水电局。”

“怎么称呼你?”孙离问。“我俩都比你们大,喊我们老郭、老平吧。”老郭说。

孙离说:“郭大哥,你爱人情绪激动,你说说什么事吧。”

郭大哥刚要开口,平大姐把眼泪一揩,问:“你们还记得你们儿子出生那年吗?”

孙离同喜子相对望,猜不到平大姐要说什么话。

喜子说:“怎么不记得呢?那年下了大雪,天气很冷,我在月子里感冒了,孩子奶都没吃上。当时听医生说,生男生女都是一窝一窝的,那几天只生了两个男孩,剩下的全是女孩。”

平大姐说:“朱老师,就和你生了儿子!”

喜子听了这话,脸上倒有了笑容,说:“哦,那我俩还真有缘啊!”

平大姐眼泪又出来了,说:“我这儿子好听话,又帅气,又聪明。前年考上了苍市大学,学土木建筑。”

喜子说:“你儿子真优秀。我儿子在上海读书,他是学医的。”

平大姐说:“那知道,半年前他得了急性肾病。先是治得好好,最近突然肾就不行了,两个肾都坏死了。得了尿毒症,必须换一个肾。”

郭大哥插了话,说:“自己儿子要肾,哪有二话说的?砸锅卖铁都要换!”

“那是,那是!”喜子担心他们开口借钱,“换肾很贵吧?我们……我们……”

孙离始终没有说话,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头了,他把喜子的手紧紧握着。他看这两夫妇不像上门借钱的。果然,平大姐又大哭起来,说:“我两口子活着要给儿子换肾,都去做了检查。哪晓得,检查结果一出来,医生说儿子不是我们亲生的!”

喜子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,脸色白得像一张纸。他的身子慢慢地软下去,孙离赶紧把他紧紧抱着。喜子就像休克的样子,眼睛半闭半阳地闭着,呼吸很微弱。

孙离摸着喜子的胸口,伏在她耳边喊:“喜子,喜子,你醒醒,你醒醒。”

喜子晕过去了。郭大哥和平大姐也慌了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郭大哥问:“孙老师,要不要打110?”

平大姐说:“120!”

孙却又笑笑,继续在纸上写道:新人工织,故人工织,故人工织,织一匹,织素五丈余,将继来比素,新人不如故。

开了春,孙却同小君回到苍市。孙却先打电话给哥哥,说:“哥,我晚上同小君过来,同你们商量个事情。”

吃饭的时候,孙离同喜子说:“会是什么事呢?孙却说得这么郑重!”

喜子说:“家里人,能有什么事呢?无非就是家事。”

快八点钟了,孙却和小君才来。人未进门,孙离就问:“什么事呀?”

孙却笑着,边换鞋边说:“不是什么大事呢!”

“听你语气,好像非常重要,我同你嫂子一直在猜呢!”

坐下来,喜子去泡茶。小君拉着喜子,说:“嫂子你坐,我自己来吧。”

说:“哥哥,嫂子,这事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。我把生意都交给别人了,自己不想再在商场混了。”

孙离说这是这事,压在胸口的石头就放下了,说:“你想好了就行。钱是赚不完的,过自己想过日子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
小君说:“我支持他的想法。我们退出来,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,只占自己的股份。”

孙却笑笑,说:“只是世态炎凉啊!有人知道我要退出江湖,人也病了,账就赖着不还了。”

喜子问:“外头还有多少账?”

“五千多万。我也想明白了,能收回多少算多少,收不回的就不要了。”小君坐在孙却身边,握着他的手说,“最要紧的是这个人,钱都是身外之物。他最初还有些生气,我劝他别生气。他气的倒不是钱,而是那些过去讲话豪气冲天的朋友,脸一抹,人就变了。”

孙却嘿嘿地笑,说:“我现在也不气了。花钱买了一双明明白白的眼睛,看清世上的人和事,值得。我最欣慰的是不欠别人的,我哪怕就是今天走了,也没有遗

憾。”

小君就打了孙却的手,说:“不许乱讲话!”

孙却其实很想说,自己对不起小君。他没有说出来,只把小君的手紧紧地握着。小君把头歪在孙却的臂膀上,很安然的望着孙离说:“我没有做或省人大代表,干脆想把市政协委员也辞掉。哥,我不是赌气,真是觉得没有意思,不陪他们玩了。”

“你要辞就辞吧,我知道这是没有意思的事。”孙离问,“商界不去做了,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呢?”

孙却说:“我暂时没有别的打算。小君同我商量,我们准备出去走走。不去什么热闹的旅游区,只去偏僻的乡村,找山好水好的地方。自己开车,想走走,想停就停。”

过了几天,孙却同小君就出门了。

十三 听到门铃响,喜子附在猫眼上看了看。

孙离问喜子:“谁呀?”